

《继承与叛逆（两册）》

图书基本信息

《继承与叛逆（两册）》

内容概要

《继承与叛逆（两册）》

作者简介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02年8月退休，转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4年聘请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比较史等，除多篇论文外，还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曾与大学同事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负责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之建立，以及与刘殿爵教授共同主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2003）、“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2003），以及该数据库之光盘版。

《继承与叛逆（两册）》

书籍目录

《中国文库：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目录：余英时序 自序 前言 导论 一、本书缘起 一、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 三、李约瑟及其思想体系 四、李约瑟的影响与批判 五、本书基本观念 六、整体构思与主要结论 第一章 远古科学传统 一、远古文明轮廓 一、埃及数学手卷 三、陶泥板上的数学 四、巴比伦代数学 五、代数型几何学 六、希腊文明的渊源 第二章 自然哲学传统 一、爱琴海的世界 一、自然哲学概观 三、米利都学派 四、爱奥尼亚哲人 五、从大希腊到雅典 六、自然哲学的成熟 第三章 永生与宇宙奥秘的追求 一、笼罩科学诞生的迷雾 一、毕达哥拉斯其人 三、从奥林匹克诸神到奥菲士 四、毕氏教派的组织与信仰 五、宇宙奥秘的探索 六、教派理念与科学传统的建立 附录：费罗莱斯的音乐理论 第四章 西方科学第一场革命 一、毕氏教派的传承 一、柏拉图的思想历程 三、从教派到柏拉图学园 四、新普罗米修斯革命 五、远古与希腊天文学 六、以数学建构宇宙模型 七、学园传统的延续 第五章 希腊科学的巅峰 一、从雅典到亚历山大 二、欧几里德：承上启下的大师 三、阿基米德：度量几何学 四、阿波隆尼亚斯：圆锥曲线 五、数理天文学的发展 六、天文学大师喜帕克斯 第六章 罗马时代的科学与教派 一、希腊世界的破灭 二、天文学与机械学传统的延续 三、希腊—罗马的学术传承 四、毕达哥拉斯教派的重生 五、柏拉图主义的地下世界 六、新柏拉图学派及其转向 第七章 古代宇宙观的完成 一、亚历山大科学的最后光芒 二、托勒密与《大汇编》 三、天体运行理论 四、恒星的研究 五、行星理论 六、广博的科学成就 七、传统的回响与终结 八、大时代的没落 附录：托勒密月运行模型之修订 第八章 伊斯兰世界的新科学 一、希腊文明的移植 二、阿拉伯翻译运动 三、新科学前缘：代数学 四、天文学的发扬与创新 五、实用与实验科学 六、伊斯兰哲学巅峰 七、安达鲁斯的托勒密批判 八、异军突起的马拉噶学派 九、撒马尔罕的辉煌成就 十、伊斯兰科学为何没有现代突破 第九章 欧洲文化复兴 一、新时代的来临 二、欧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三、翻译运动：兴起与高潮 四、希腊世界的回归 五、大学体制的出现 六、法学传统与专科学校 七、经院哲学与综合大学 八、大学体制的扩散 第十章 中古科学：实验精神与动力学 一、从奋进到分裂的教会 二、科学与神学的冲突 三、三位教会科学家 四、实验精神：光学与磁学 五、中古数学与天文学 六、科学小传统：炼金术 七、动力学与分析学前驱 八、巴黎的响应 附录：布拉沃丁的速度比例理论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酝酿与突破 一、普世主义的幻灭 二、意大利与中欧新气象 三、奠基的三代天文学家 四、哥白尼革命 五、科学与艺术的互动 六、柏拉图热潮与魔法 七、炼金术的转向 八、数学的复兴 九、代数学的突破 十、探究无限：解析学的开始 附录：费罗解三次方程武途径的猜想 第十二章 混沌中出现的科学革命 一、从第谷到开普勒 二、贯通天上与地下的科学 三、高涨的科学思潮 四、挑战“无限”的大军 五、动力学的困惑与进展 六、大自然的神奇之子 七、不朽巨著 八、从教授到伟人 九、牛顿与科学革命 十、科学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总结 一、西方科学大传统 二、希腊科学：起源与停滞问题 三、伊斯兰与欧洲中古科学 四、文艺复兴科学的主轴 五、导致现代科学革命的因素 六、万里外的另类科学革命 七、李约瑟问题的消解 八、西方与中国科学的比较 九、西方科学发展的特征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索引 地图 图版 …… 《中国文库：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奥菲士教义最根本的是“转世”（transmigration）思想，即人身会死，但灵魂不灭，而且可以转世成为其他新生命。由此就产生了修炼和死后审判的观念，也就是说：生前必须秉持公义，戒杀生和肉食、牲祭，需经常奉行洁净仪式（即所谓katharsis者，不穿用亦不在祭祀中使用羊毛织物是其中要项），这样在死后审判中就可以不致受惩罚而得到赏赐欢乐，例如前往埃洛西乐土。然而，死后的赏罚都是暂时性的，其后都要转世成为其他生物；而对于常人来说，要经过十个长达一千年的轮回才有望重新做人。从上述思想又连带产生了灵魂远比身体为重要的观念，由此而有身体（soma）是禁锢灵魂的坟墓（sema）之说，亦即只有当灵魂离开了身体也就是死后，它才会回复本性和获得自由。另外一种经常出现于前述墓葬金牌上的教诲是：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便会感到苦渴，这时候必须避免饮下白香柏树下的“忘泉”（Spring of Lethe），而要饮用“忆泉”（Spring of Mnemosyne）之水，这样才能够记忆前世经历。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为止，希腊宗教的核心是祭祀和崇拜，那是集体的，着重点是现世的具体行为。奥菲士教派所宣扬的，则是个人服膺于一整套观念和教条，从而潜心于长期和持续修炼，其重点已经转移到超越现世的来生，以及尘世外的阴间和埃洛西乐土等境域。这巨大变化大概并非一般希腊人所能够领会和接受，所以奥菲士教派似乎也始终未曾在群众当中发生广泛影响。甚至它到底有多少信徒，有无共同经典，是否有组织等等基本问题，答案也都还不是很清楚。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和毕氏教派的关系。毕达哥拉斯教派和奥菲士教派的关系是极为奇特、微妙的：两者在差不多相同时间（公元前6世纪）出现于相同地域（意大利南部），而且两者有关灵魂、转世、洁净、禁忌、修炼等各方面的观念、教义都非常相近——甚至可以说是无从分辨。因此两者到底孰先孰后，孰因孰果，或者互为因果，都颇难于考证、判断。我们只能推测，它们彼此之间必然有极其紧密的互动关系罢了。在另一方面，毕氏教派和奥菲士教派却也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有明显分别的：前者有明确的教主、组织、教义、教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教义之中还有很重要的，和灵魂、转世等观念不一样的数理和自然哲学成分，那也是后者所完全缺乏的。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猜测，毕达哥拉斯是带着爱奥尼亚的数理和自然哲学精神来提升、改造南意大利的奥菲士信仰，从而创造出毕氏教派和它的教义来。这和释迦牟尼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创造佛教，以及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造基督教，都不无相似。

《继承与叛逆（两册）》

编辑推荐

《继承与叛逆（两册）》

精彩短评

1、不过余老先生的序言确实不够充沛o()o

《继承与叛逆（两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